

# 八子集

|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|
| 冯亦代 | 周汝昌 | 黄苗子 |
| 黄裳  | 潘际垌 | 吴泰昌 |
| 吴德铎 | 峻   | 骧   |

·大地文丛·

# 八 方 集

冯亦代 周汝昌 黄苗子  
黄裳 潘际垞 吴泰昌  
吴德铎 峻 骧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---

## 八 方 集

人民日报文艺部编

\*

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

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\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9 字数200,000

1981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7,300

书号：10132·011 定价：0.85元

## 目 录

### 惊弦集 (12篇)

黄 裳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诸葛的锦囊·····      | 2  |
| 善本的标准·····      | 5  |
| 补课·····         | 8  |
| 看戏随感·····       | 11 |
| 关于《随想录》的随想····· | 14 |
| “蠢鱼”的悲与喜·····   | 18 |
| 王介甫与金陵·····     | 20 |
| 读者学·····        | 26 |
| 观众学·····        | 28 |
| 书的命运·····       | 30 |
| 话说乌进孝·····      | 32 |
| 两种《赵氏孤儿》·····   | 34 |

### 幕前人语 (8篇)

冯亦代

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《北京人》的演出·····  | 38 |
| 重看《北京人》·····   | 41 |
| 伊索·舒绣文·····    | 44 |
| 从女兵到茶花女·····   | 49 |
| 大胆创新的《小花》····· | 52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灿烂的星光·····     | 55 |
| 《对花枪》·····     | 58 |
| 陈鲤庭·金山·赵丹····· | 61 |

## 藤荫杂记 (8篇)

黄苗子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长袖善舞·····     | 66  |
| 张竹和他的画·····   | 71  |
| 速写·生活·技法····· | 75  |
| 奇葩初胎·····     | 84  |
| 镜子·····       | 88  |
| 丝小记·····      | 91  |
| 茶小记·····      | 99  |
| 玫瑰琐屑·····     | 105 |

## 物华小集 (10篇)

周汝昌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花·木·城池·····      | 116 |
| 城中第一佳山水·····     | 121 |
| 关于“北京钟楼的钟声”····· | 125 |
| 果师卢长顺·····       | 129 |
| 盐祖和雁户·····       | 132 |
| “吴歌”和“转卫”·····   | 135 |
| 黄叶村·····         | 138 |
| 秋日闲话·····        | 140 |
| 谈笑·····          | 143 |
| 豆子航·····         | 146 |

## 海外述林 (12篇)

潘际垌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牛顿的伯乐和千里马····· | 152 |
| 爱因斯坦的学习晚会····· | 155 |
| 莎士比亚与戏·····    | 158 |
| 马可孛罗的故事·····   | 160 |
| 儒勒·凡尔纳的故事····· | 162 |
| 歌德和中国文学·····   | 164 |
| 达尔文的甲虫·····    | 166 |
| 《伊索寓言》插图本····· | 168 |
| 关于牛顿的苹果·····   | 170 |
| 多才多艺的漫画家·····  | 172 |
| 莫里哀笔下的轿子·····  | 174 |
| 梁亚发与洪秀全·····   | 176 |

## 艺文轶话 (6篇)

吴泰昌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女神》的修改本·····     | 180 |
| 漫说柳亚子的诗·····      | 184 |
| 齐燕铭遗札·····        | 187 |
| 郁达夫与太阳社·····      | 191 |
| 钱杏邨与《二心集》·····    | 195 |
| 蒋光慈的原名、改名及其它····· | 200 |

## 艺苑漫笔 (6篇)

峻 骧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茨威格的悲剧·····     | 204 |
| 断魂枪、内家拳及其他····· | 207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盖叫天与果戈里····· | 210 |
| 邓肯与罗丹·····   | 220 |
| 论表情·····     | 231 |
| 论手式·····     | 240 |

## 书林一叶 (6篇)

吴德铎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天演学初祖》及其他·····        | 248 |
| 一部日本珍藏的中国古书·····       | 254 |
| 欧文的《里普》与蒲松林的《贾奉雉》····· | 257 |
| 《天方夜谭》与《今古奇观》·····     | 264 |
| 莎士比亚与中国古代传说·····       | 272 |
| 中国第一位介绍托尔斯泰的女作家·····   | 279 |

# 惊 弦 集

(12篇)

黄 裳

## 诸 葛 的 锦 囊

好久不读《三国演义》了，不过印象还在的。特别是诸葛亮，不时要想到，觉得他委实是一位有代表性的聪明人的典型。

刘备应孙权之邀，过江招亲。诸葛派了赵子龙将军随行，承担保卫之责，临行之时，交给赵三通锦囊，其中各藏妙计一条。遇到极大困难时，扯开一观，就会得到解脱困境的妙法。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。

我现在只记得那第二次。刘备招亲之后，十分开心。蜜月持续得太久了，不但全然忘却了荆州，连赵将军也轻易不肯接见。刘备的这种坏脾气，好象也传给了阿斗，“乐不思蜀”的那一幕，就是乃父东吴招亲的翻版。这是值得历史生物遗传学者加以注意、研究的。

刘备这种坏脾气的确给赵将军带来了绝大的困惑。他不得已，从怀中摸出了锦囊。扯开一看，“呵，呵，是了！”马上进宫，谎报曹操大军进攻荆州。果然有效，刘备终于从粉红色的梦境中惊觉，头脑清醒起来。

千百年来人们都十分佩服诸葛亮，当作神仙，这是上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当。即以此事而论，诸葛料到东吴招亲必然会产生这样的后果，是他长久对刘备进行观察、分析以后获得的结论，是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。他据此做出决策，封入锦

囊，交给赵子龙去执行。至于这决策是否正确，他其实也拿不定，还得由实践来检验一番。后来事态的发展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证明诸葛的判断与决策是完全正确的，算得是一条个别的客观真理。

同样的事例还有“空城计”。那全过程中的诸葛亮都是心旌摇摇，强作镇静的。因为他的此“计”正在接受着实践的检验。直到司马懿大军后撤四十里，他才叫出了一声“惭愧”！这说明，实践的检验完成、通过了。但这条“空城计”的真理性可真短暂得很，司马发现上当之后，马上又杀回来。这时诸葛如果抱着旧经验不放，照旧坐在城楼上面，无疑就要束手就擒。只是赵老将军的一支人马的出现，将司马挡了回去。诸葛亮可实在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。

诸葛亮有丰富的知识。在高卧隆中的日子里，他很读了不少书。也并不象梁效所说，专攻法家著作，他倒是博览的。他一切从实际出发，绝不搞“本本主义”。当疑难不决时，也决不从袋里摸出什么鬼谷先生的小册子，寻章摘句，他只是装作出神似的盯住他那把鹅毛扇只是看（据舞台演出），其实只不过是考虑问题，一般观众却偏偏相信扇子上有什么花样，那又是上了当了。

他也并非一贯正确，有时也会失算的。人尽皆知的是他误用了典型的“本本主义者”马谡，失守了街亭。马谡的肚子里装满了兵书，背得滚瓜烂熟，随时能够选出一句来，活学活用。不幸的是他见了鬼，偏偏选了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这一条，结果在“死地”上一败涂地了。韩信的幽灵也不曾给他以援救。

诸葛亮是实事求是的。他犯了错误，马上给阿斗上疏检

讨，“臣明不知人，恤事多暗，春秋责帅，臣职是当。请自贬三等，以督厥咎。”他总结经验，严于律己，承担责任，请求处分，同时又斩了“本本主义者”的马谡。看来好象很触了一次大霉头，失尽了面子。然而不然。他的威信反而更高了，古今一切看官、读者，从未由此得出结论，说他是个大傻瓜。

如果他反其道而行之，兵败之后，死不认帐，“空城计”不带“斩谡”，却搬出图书馆里收藏的各种兵家典籍，咬文嚼字，曲解附会，千方百计证明自己依旧是正确的，那他早就被观众赶下台去了。

千百年来，人们承认诸葛亮是一位可爱敬的典型的聪明人，并非相信了他的自我宣传。他的集子早就散佚了，经过历代学者的搜辑，也只剩下了薄薄的一本，而且还不尽可信。人们是从他的毕生实践中得出结论的。

据说过去有些将军都是爱读《三国演义》的，把它当做战争教科书，我倒有些相信。我也颇想找一本来重读一过，但并非为了学书不成要去改行学剑，我觉得这本小说里很有些值得注意的思想材料，值得好好学习。

## 善 本 的 标 准

我有一个习惯，每买到一册新书，往往要在书前书后写一些字。按习惯，这是应该称之为题跋的。我所写的一些，离真正题跋的要求很远，但另外又想不出什么合适的名称，现在姑且也称之为跋罢。我在新买的一册上海编印的《鲁迅图片集》前面跋曰：“此册为‘四人帮’叭儿所编，出版之日，‘四人帮’已近末日。此折价新书，中有拆换贴补多处，然不能救其总倾向也，因可觥石一歌之流伎俩之一般，遂买之归，立此存照。此十年间所刊‘奇书’多矣，惜多未留存，补牢无及。盖囿于偏见，必好书始藏之，遂有此失。所谓‘善本’之定义，殆非重加论定不可。漫记所感如此。”

这里使用了文言，也还是“积习”所致。但因水平所限，与传统题跋之古色古香者，距离甚大，也许读者还是能够谅解的吧。我在这里提出的是我久已孕藏于胸的一点感想，那就是“善本”的标准问题。

“什么是善本？”数千年来，人们提出了无数答案，各不相同。其所以有如此的差异，大抵是由于标准不同之故。富翁买书，是为了保存财富，装点门面，附庸风雅，那当然以“贵”为标准。一分钱一分货，价钱大的，当然就是善本了。学者意在研究，也买不起大价的书，他们就以实用为标准，只要有识见，少错字，内容丰富完整的书就算做善本了。还

有一般的读书人，那标准就要更低一些，只要使他们得到满足的书，也就是他们的善本。此外还有许多说法，但大抵逃不出这个范围。

另外还有一个事实，也是值得注意的。那就是为市场风气所左右的善本标准的升降。即以近数十年而论，宋元版当然一直是善本，但在过去，四部里的“经部”是最受重视的。科举废后，“经”就从宝座上跌落下来了。有一个时候，重视起“集部”来。到了清末民初，禁书大红，这自然是受了民族革命的影响。后来好运就轮到戏曲、小说和地方志。小说的走运是因为“五四”以后重视了俗文学。至于地方志价格飞涨，那原因就更能发人深省，因为帝国主义十分“关心”

“地大物博”的中国，想收集资料，掌握中国的风俗、地理、物产、矿藏之类的情报了。

以上这些分析，十分粗略。但我觉得，上层建筑的作用与反作用，从中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十年以来，“四人帮”为了他们罪恶图谋的需要，制造了大量的书册，真是看了使人眼花缭乱，读了使人义愤填膺。但扔到茅厕坑去，却不是一个好办法。还是完整地留下一份来，加以分析研究，好好进行总结。那无论为今日，为明天，都是一件大功德事。何况这些书册本身，就已经是一种可珍的“历史文物”了。

岳飞的集子，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，但是流传下来的。但秦桧的文集呢？没有了对立面，要研究历史，就会感到困难。这道理长久以来是很少有人理解的，真是可惜得很。我自己曾经收藏过阮胡子（大铖）的三种原刻诗集。几年前就被正人君子指责为“立场反动”，随即抢去了。他们的理论根据是：阮大铖是历史上著名的坏人，收藏他的诗集，那立场

自然就错了。至于为何还要抢去呢？也不难解。因为这些差不多已经是“孤本”的诗集，能卖出大价来。总之，他们所尊奉的还是善本的“旧标准”，因而不免总要做出可笑的事情。

## 补 课

过去曾经听说过这样的议论：中国人是善忘的。有许多坏事过去在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，可是后来忘记了，吃了差不多同样的苦头。有的人就以此作为“历史循环论”的论据。我一直不敢相信这高论，因为历史发展决不是在原地兜圈子，而是螺旋式的上升或前进。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兜圈子，但一个圈子下来，到底还是前进了。比起出发点来总是提高或前进了一步的。

中国的历史也实在长。古人也注意经验的总结。司马光的编写《资治通鉴》，就是为了这个。当然，他是为皇帝帮忙的。司马光是北宋时人，《通鉴》就已经写了那么一大叠，研究起来也真困难得很。没有头等记忆力，是很难记住那样多的经验的。这就不能一概讥之为善忘。

现在的问题却有些不同。十多年来，人们苦恼的不是读得多、记不住；而是根本不许读，就是善忘也没有可被忘掉的东西。

今天的青年大抵都知道封建的东西是要不得的。但对什么是封建的就不甚了了。人们知道《白毛女》里有个黄世仁，他是个土老财，一个恶霸，是组成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细胞。黄世仁是有典型意义的，作家通过他使千千万万青年获得了封建制度的概念。不过只知道有个黄世仁，完全不等于了解

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，这是明明白白的。

《红楼梦》就要好得多。它不愧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绚丽的画卷。它教给我们的知识是丰富得多了。但长时期来，是被当做邪书的，不许年青人接触。这是百多年来公开的事实。封建时代的长官和家长，对《红楼梦》的痛恨，多半集中在它描写了恋爱，能看出它对整个封建制度的破坏性的却极少。他们在严禁子弟阅读的同时，自己却往往在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下面放着一本《红楼梦》，道貌岸然地坐在那里偷偷地欣赏，而且发出会心的微笑来。

这当然并不是什么秘密，是心照不宣的半公开的事实。多年来久已如此了。有点经验的人看见、听到这种“佳话”也不会吃惊。

有了一把胡子的贾赦，千方百计想把贾母的丫头鸳鸯弄了来作“小”。这行为也并不是不合“法”的，甚至也不是不道德的。贾赦那位“贤德”的邢夫人在执行这一任务时，也完全是振振有词的。她对鸳鸯进行“说服”，对贾母进行“动员”，都举出了充分的“理由”。邢夫人指摘鸳鸯的拒绝是出于“嫌老爱俏”，是看上了哪位主子哥儿；对贾母的腹诽则是怪她不肯疼有了那么一把胡子的大儿子，却要“袒护”一个丫头。在邢夫人手里，封建道德规条真是运用得得心应手，无往不利。而贾母的反对此事，也完全不是由于对它的正义性有任何怀疑，不过仅只为了这将打乱她的生活秩序，会带来不便。她有的是银子，年青的姑娘也有的是，随便去买一个就是。左右着这一场矛盾斗争的主导思想，不过如此而已。象鸳鸯这样有“地位”的大丫头尚且如此，则别的奴才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。

《红楼梦》所反映的封建社会本质是深刻的，它传授给我们的知识是宝贵的。而且一些都没有过时。贾赦如果活到今天，他当然满嘴都是新道理了；他的得力助手邢夫人也会采用新策略的。但他们企图达到的目的还是一样。难怪他们会想，写爱情的作品如《红楼梦》，还是不让人们去看为好，这样人们就永远不懂得什么是封建专制主义，办起事来就会方便得多。否则象鸳鸯这样的丫头，也要扭手扭脚，不听摆布，那可有多么讨厌！

不要忘记过去，这确是一条极要紧的经验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就先要知道过去曾经是什么样子的。这样做了，我们就有本领，不论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及其残渣余孽说得怎样天花乱坠，一眼就能看穿他们的底细。

人们受蒙蔽已经多年了，现在就必须补课，老实地补上去。不然，我们就无法摆脱在原地兜圈子的命运，不能前进。